

知味

名家新篇

走失的猫

海飞

桂花糖芋苗

张富国

儿子要搞一个家庭聚会。他亲自点菜，特意要了一盅甜点——桂花糖芋苗。酱红鲜亮的汤汁诱人，但慑于体重的警告，我还是有所戒心。终究拗不过儿子的劝慰，呷一口，桂花的香，红糖的甘，芋苗的糯，流连于唇齿，久久不散。

桂花清可绝尘，浓能远溢，堪称一绝。有洪适的诗为证：“风流直欲占秋光，叶底深藏粟蕊黄。共道幽香闻十里，绝知芳誉亘千乡。”我曾秋游千年古刹灵隐寺：桂花盛开，香满空山，秋风徐来，落英如雨。低回的钟声里，“桂子花中落，天香云外飘”，立定长嗅，这天外来香，可谓神韵！要想长久回味“天香”，就要酝酿一坛桂花酒：鲜桂花阴穿风干一夜，每斤桂花加入四两粉状冰糖，拌匀，酒坛内发酵三天，加入五斤高度米酒或高粱酒、二两桂圆肉、三钱白参、四两红枣，密封窖藏。一年后桂花酒即成，如果窖藏五年，就是上好佳酿：香甜醇厚，开胃醒神，健脾补虚，是慰藉老人的佳品。如果晚辈向长辈敬桂花酒，长辈就会延年益寿。现在想来，“援北斗酌桂浆”的屈原，是何等的惬意潇洒！

味觉美好甘为先。甘，舌能首先感觉，故有“甜”字，常常与美相伴。从先秦到南北朝，中国有饴、饴，汉以后用“石蜜”来概括种类繁多的糖制品，后统称糖。我查阅了许多典故，“饴甘糜”“甘脆浓肥”“齿甘乘肥”，大都是优裕生活的写照，有福人的画面。“甘心如荠”“甘之若飴”，至少也是困苦生活里的一种乐观。亲情的融融，人际的美好，则用“含饴弄孙”“甘馨之费”，骨肉之亲，跃然字里，让人心胸舒展快意！孝敬老人，必取甜香美物，自己动手做桂花酱可谓一绝：采下盛开的桂花，晾半天，放满半玻璃罐，撕酸梅肉成条，放桂花上，倒满蜂蜜，用蜡密封。梅桂与蜂蜜缠绵、交融，如胶似漆，通透澄澈。十天后可以食用，但愈愈愈香。这酱，涂面包馒头，蘸梅梨草莓，佐菜配汤，自然是天赐神物，很耐回味。

长成的芋头是一窝：大芋母（芋魁）周边生长大大小小芋子（芋苗），可谓人丁兴旺。“芋魁尚可观，无肉亦奚伤”，这芋母不易烧烂，但味道鲜美，在“得味如得珠”的粮荒里，食芋自然与肉同香。但芋母会种到田里，初夏，傍水的田垄里，埋上芋母，浇河水，上泥肥，扑簌疯长，大叶如扇。碧水萦绕的绿岛垛田间，亭亭翠盖的芋“树”下，芋苗一堆一堆的，享受团圆的温存，这是生命的舒展和延续。秋收时节，芋苗细捡分类，蒸煮烧烤，糯软清香，黏滑爽口。此物能美容养颜、乌黑头发。呵呵，怪不得郑板桥如此吆喝，“闭门品芋挑灯，灯尽芋香天晓”，郑板桥在芋香中找到了灵感，果然难得。

万物皆备，芋苗和桂花默默相约秋成。用心的人们，早已酝酿，成就桂花糖芋苗。选新鲜上等芋头的芋苗，蒸熟剥皮，投入盛满泉水的锅里慢慢煨。如果放一点碱面，就会烧得藕红烂、软酥糯滑。打上道地的藕粉，慢慢淋入，烧到微泡初起，顺时针搅拌，下桂花酱或干桂花，搅匀。早已耐不住清香徐来，再品一口，润滑爽利，酥烂软糯，唇齿留香，让人欲罢不能。把人生真趣融化于平淡之中，才能成就生命的美满。一家人团圆，吃碗桂花糖芋苗，分享美味与时光，心愿自然嵌于其间：甜甜蜜蜜，绵绵悠长。

那时候风正扬起我和强巴纷乱的头发。我、强巴、玲子穿着清一色的牛仔裤，无所事事地出没在杭城的一些角落。然后玲子说，有一只猫，黑色的，走丢了，爪子是白的。如果能给丢了猫的老太太送回去，给赏金一万。玲子是看了豆腐巷巷口墙上的寻猫启事后说这话的。玲子说，如果我们找到了，那我们就可以三天两头去南山路泡酒吧了。

我们真的开始在杭州温软的春风中寻找黑猫。我们走遍了杭州的弄堂和小巷，始终没有发现传说中的黑猫。有一天我说，老太太老眼昏花的，给她送一只随便的黑猫不就行了。强巴和玲子说，这也能行吗？我说，行也行不行也行。于是我们从吴山花鸟市场买来了一只黑猫，把四个爪子给染白了。我们给它取名叫：随便。

我们把随便送到了老太太那儿。老太太坐在轮椅上，一窗稀薄的阳光，无力地像柳条一样垂下来。老太太眯缝的眼睛慢慢睁开，她笑了。她给了我们一万块钱的支票。我们突然发现，老太太很有钱，她家里的陈设都很高档，她有着一间大大的房子。我们和老太太聊天，老太太天花乱坠地说自己以前是如何的大家闺秀。因为突如其来的一笔横

财，我们要去喝酒吧，玲子要去买新上市的服装和化妆品。随便抬起头，望着兴奋的我们。随便的目光，充满了忧伤。我们推着老太太上路，我们让她吹西湖的风，陪她看西湖上空腾起的喷泉。老太太咧开了嘴，她的嘴里能看到黑洞洞的数十年光阴。我们的日子过得舒适而平坦。强巴常一个人去和老太太聊天，强巴说老人们都是可爱的。但是老太太在开心了没多久以后，突然离开了人世。我们再次去找她的时候，看到随便躲在远远的角落里。豆腐巷里热闹非凡。我们从邻居的口中知道，老太太分别在英、法、美的三个儿子，和一个在北京当官的女儿，都已经回来了。他们是来奔丧的，他们说，要按最高的规格办丧事。他们有的是钱，他们说娘辛苦了一辈子，他们说为人子女要尽孝道。

我们不知道这丧事是如何的隆重。亲人守夜的那天晚上，是一个没有月色却白亮异常的白夜。我们像三个瘪三一样，远远地看着忧心忡忡的随便。随便脚上的白色颜料已经退去，随便冷冷地看了我们一眼，跃上了屋顶的灰瓦之上，消失了。强巴望着随便一掠而过的踪影，轻声说，黑猫不见了，黑猫肯定不见了。我们的生活渐归平静，我们在等待

着下一张寻猫启事来改变我们贫穷的生活。

后来有人告诉我们，这只黑猫出现在半山的敬老院。半山敬老院的老人们，已经和这只黑猫打成了一片。我们去寻找黑猫，我们想要随便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。在敬老院，随便在阳光下的老人们中间嬉戏、盘旋。强巴去抱随便，随便却躲开了。它跃上了屋顶，然后消失在将夏未夏的风中。

玲子去了一家超市当营业员，我去了三替公司当水道疏通工，我们不能老是替人找猫谋生，也没有人需要我们去找猫。好久以后，我们在大街上碰到了强巴，强巴说因为他一直想要回那只猫，结果出现在敬老院的次数多了，那儿的人问他愿不愿意留在敬老院工作。强巴说，愿意。强巴就留下了。强巴告诉我们，那个丢失黑猫的老太太，其实从未养过猫。老太太害怕寂寞至死，所以愿意出钱来找黑猫。其实去她那儿作假骗钱的人很多，她选定了我们，是因为我们人多。可以让她多一些开心。

第二年清明，我们去公墓看望老太太。我们骗了她的钱，总得还她一些什么。我们最后决定还她思念，外加野花一束。在公墓，我们看到了不远处，一只曾经消失的黑猫，在碑林里一闪而过。



坐看云起时(国画) 李雪峰

新书架

《独孤伽罗》

陈峻菁

西魏时期，在经历了七百多年风雨和战乱摧残的长安城中，宇文泰意欲取代元氏称帝，却因忌惮独孤信的军功和声望，对独孤信处估算计制约。

独孤信聪慧貌美的小女儿独孤伽罗，与家将之子高颎青梅竹马。而出身低微的高颎，却一心出人头地，在功名的诱惑面前，放弃了与伽罗的爱情。心灰意冷的伽罗，接受了大将军之子杨坚的提亲。独孤信在宇文家的迫害下自尽身亡，杨坚不顾独孤家道中落，毅然娶伽罗为妻。收敛锋芒的伽罗，能否实现自己的誓言，报独孤家的血海深仇？心思深沉、见解卓越的伽罗，能否辅佐相貌奇伟的杨坚夺得天下、成就帝王伟业？

当身处争权夺势的利益漩涡中，杨家、高家、独孤家、宇文家的后人，还能否在和乐美满的环境中成长，是否也会如他们的父辈一般，钩心斗角、手足相残？原本只渴望相夫教子、安度日子的伽罗，在经历了跌宕坎坷的一生后，能否看清自己的真心，在杨坚与高颎二人之中，找到自己的情感归宿？

无奈，我们不得不惊动村民了。

招呼来附近的村民来帮忙，车还是推不出来。我是知道的，村里那些年纪轻轻的男女都外出打工了，剩下的全是些老、弱、病、残，哪有什么力气？我们一筹莫展，个个唉声叹气，咒骂起这该死的土地。村民说，还是去118号特困户吴老二家找黄翔吧，虽然他也正扛着病，但他请来给猪打针的兽医却年轻有力！

我看看实在没辙，只得快步跑去吴老二家。果然，在吴老二家边上那处猪舍，我发现蜡黄脸的黄翔正陪着兽医给吴老二那头瘦弱的病猪打针。

黄翔一见到我，忙过来握手，我没理他，说你快忙吧，我还有事儿。

黄翔和兽医打完针，跟在我身后，一路上过年过半百的黄翔唉声叹气，说的全是关于这个病病歪歪的吴老二和他那头一样病病歪歪的猪。

原来，80多岁的孤寡老人吴老二体弱多病。不想，几年前竟然又得了脑血栓，吃了不少药，生活越来越越困难。虽然国家有政策，对老人有了照顾，黄翔也给他办了低保，可那点钱对一个常年体弱多病的老人却是杯水车薪。黄翔看在眼里，苦在心头，看看吴老二那头体弱的猪，没什么文化的黄翔计上心来。

节外生枝，颇费了黄翔一番踌躇。为多给吴老二弄点钱，黄翔违反规定，编造了一个找不到的人名，朱一阁——猪一个，因此还单列了一个户头。

回到局里，我眼含热泪，在局长办公会上汇报了此事。最后，提到对薯花飘香乡民政助理黄翔的处理，一时大家竟鸦雀无声，局长也一时没了言语。

第二天，局长竟带着全局干部去了薯花飘香，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现场会，批评了黄翔的极端做法，但同时也为吴老二捐了款。局长还自掏腰包，亲自补上了国家财政对“朱一阁”的各项补偿款。

微型小说

寻找朱一阁

李忠元

怎样向领导做个交代。突然，从身旁的马铃薯田里冷不丁地窜出一物，着实吓了我一跳。我抬头一看，竟是一头大黑猪。

我深深地喘了口气，拍了拍前胸，安抚我那剧烈跳动的心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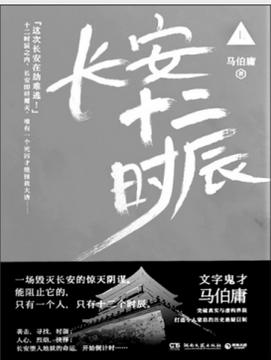
我以为是什么怪物？原来是猪一个！妈呀，猪一个——朱一阁！回到局里，我匆忙走进了局长室，紧张地对局长说，我调查清楚了，朱一阁并不是一个人！局长不高兴地说，你说什么呢，难道他是两个人不成？

我说，也不是两个人，您反复念叨一下！朱一阁——朱一阁——猪一个！难道举报人对黄翔的举报是事实？领导若有所思，渐渐地面露诡异之色，然后一拍桌子，站了起来。

我回答说，正是！这还得了，你火速带检察院的同志过去，看这个胆大包天的黄翔这几年到底贪污了多少低保户的补偿款！

事不宜迟，我坐着检察院的车，飞驰而去。不一会儿，车就到了，为了快速带走黄翔而不打草惊蛇，检察院的同志坚持开车穿越土道，没想到车一上坑坑洼洼的土道就走不动了，车轮越陷越深，老是原地打转，就是开不出来了。

连载



果上面装了箭头，只怕整条胳膊就废了。

忽然，曹破延的耳朵一动，他迅速伏低身子，用石碑遮挡住身形。在不远处的大路上，一队金吾卫街使的巡队隆隆开了过来。这条路上的行人车马特别多，动辄拥挤不堪。巡队不得不大声呵斥，才能分开一条路——在这种情况下，几乎没有谁会去注意河渠旁的动静。

等到巡队远离，曹破延才用右手捂住左肘，缓缓起身。他环顾四周，正要迈步出去，突然目光一凛。远处有一个人离开大道，迈过排水沟，正晃悠悠悠朝石碑这边走来。

这是个四十多岁的醉汉，穿着一件缺胳膊白袍衫，胸襟一片湿漉漉的泪痕，走起路来一步三晃，想来喝得可不少。曹破延只得重新矮下身子去，尽量压低呼吸声。

这醉汉走到石碑前，先打了个响亮的酒嗝，然后一手顺开杈撩起袍边，一手窸窸窣窣地解开腰带，居然对着石碑开始撒尿。这一泡尿可真长，醉汉还饶有兴致地扶住阳具，去冲碑上的浮

氲氲的雾霭中，远天慵懒地撕扯出一丝丝斑斓颜色，狡猾的露珠固执得很顽皮，一个个湿漉似的，躲也躲不开，争先恐后地扑到脚面上，我的鞋已经湿透了，呱呱地，一迈步，像踩到了若干只青蛙，发出一声高似一声的惨叫。

一清早我钻出热被窝，就被迫出发了，去那个叫薯花飘香的地方，秘密寻找一个叫朱一阁的低保户。薯花飘香在县城东南，挺偏僻，虽然只是一百多公里的路程，但下了油路，还有一段很长的土道，夏天雨水多，路很不好走。

可我，却一连在这段土道上来回走了十天。我们民政局接到群众举报，说该乡民政助理黄翔虚拟低保户，骗取国家财政补贴。我作为局里的纪检书记，奉局长之命，特意秘密查访此事。

这些天，我深入农户，认真逐户地核实，摸排工作已近尾声。

这时，局长来电话催促我，我说，摸排工作马上结束，基本可以排除匿名举报里说的种种可能。

然而，我错了，等查到了补贴名单上最后一户——薯花飘香119号时，我却一时找不到这户人家了，118号吴老二下一户根本没有人家，只是一处低矮的猪舍。我傻眼了，探问周围群众，他们都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。

119号，这个户主怪怪的，叫朱一阁。我无法相信黄翔贪污的事实，反反复复地端详着名单，想从中寻找蛛丝马迹，但我最终还是失败了。

没办法，我只得走进了村委会，从村会计那里拿到了村民花名册，逐一查找，可还是没见朱一阁的踪影。

一晃儿，夜幕就悄然降临到这个小镇，暴露了一整天的薯花这时散发出阵阵幽香，我顶着一弯小巧的月牙儿，疲惫地踏上了归途。

我低着头，在心里反复掂量着这个事儿，筹划着

“一刻之内准到。”张小敬用无名指扫了扫马耳，马匹的灵敏反应让他很满意。

长安外郭以朱雀大街为分隔，东归万年县管辖，西归长安县管辖，是以长安县的监狱位于西城的永安坊，去功德坊的话，得先朝西穿过三条大街，再北上四个街口，全程得有十来里路。想在一刻内赶到，必须得策马狂奔，不得有半点耽搁。

两人扬鞭驰上大街，飞奔而去。两匹高头大马汹汹上路，街面上无论行人还是肩舆都纷纷避让，唯恐冲撞。徐宾的骑术明显不及张小敬，他整个人几乎伏在马背上，双手死死抓住缰绳，颇为狼狈。

张小敬放缓一点速度，与徐宾平齐，独眼也斜：“友德兄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徐宾勉强控制住骑姿，喘了口气，这才开口道：“捞你出来的，是靖安司？”

“靖安司？”张小敬略感诧异，他精熟长安官府体制，却从未没听过这个名字。

徐宾解释道：“戡乱平贼曰靖，四方无事曰安，靖安司是朝廷新立的官署，统摄整个西都的贼事策防——这都是你进去之后的事——他们如今正征辟贤才，所以我荐举了你。”

张小敬皱眉头挑。负责长安城治安的金吾卫的街使，有御史台的巡使，有长安、万年两县的捕贼尉，这得是什么样的“贼”，逼着朝廷要另外成立一个新署来应付？

徐宾继续道：“主管靖安司的叫李泌，字长源。他以待诏翰林知靖安司丞。正是李司丞要见你。”

张小敬“嘶”了一声，疑窦更增，这就更加反常了。靖安司的职责是“贼事策防”，庶务必然繁重。待诏翰林这种闲散清要的文官来管抓贼？这不是胡闹吗？

张小敬在脑子里搜索了一下名字，忽然想起来了：“莫非……是那传说中的神童？”

徐宾别了深意地点点头。

开元十三年，有个叫李泌的七岁神童入宫朝觐。天子正在和中书令张说弈棋。天子令张说、李泌二人以“方圆动静”为题吟

棋。张说写的是：“方如棋局，圆如棋子。动如棋生，静如棋死。”而李泌则开口说道：“方如行义，圆如用智。动如逞才，静如得意。”大得天子赞赏，送其入东宫陪太子读书。

现在算起来，李泌已是二十六岁，正是雄心勃勃崭露头角之时。靖安司位卑而权重，可以积累庶务资历，正是个完美的晋身之阶。想到这里，张小敬用小拇指刮了刮左眼窝，嘿一笑：“李司丞如此求贤若渴，看来靖安司是惹下了大麻烦吧？”他边说话，总带着淡淡的嘲讽味道。

徐宾有些尴尬地把视线转开，他这个朋友的眼光太毒，可讲话又太直，这两个特点结合在一起，可真叫人受不了。

“抱歉，这个我还不能说。哎哎……等会儿李司丞会跟你讲。”

张小敬哈哈一笑：“好，不问什么。什么事情都无所谓，再惨还能惨过被杀头吗？”

徐宾的视线投向前方，脸色凝重：“这个……哎哎，真不好说。”

就在两人朝着靖安司奔驰

唯一特别的，是一台斜指天空的铜雀小日晷，可见主人很关心时间。日晷周围挖了一圈小水渠，潺潺的清水蜿蜒流淌出了院后。

徐宾交还了银钱袋，躬身告退，只剩下张小敬和李泌单独面对。

张小敬双手深揖，一只独眼趁机飞快地打量了一下。这面清秀的说根神童身着深绿襦袍，符合待诏翰林六品之阶。但徐宾是五品以上官员才许佩，他被赐银钱袋，说明是天子超品恩赐——从这个小小细节，就能嗅出浓浓的眷眷味道。

不过此时的李泌，可没那么春风得意。虽然他极力维持平静，但眉梢唇角的肌肉一直紧绷着，张小敬一眼就看出来，这位年轻人正承受着极大的压力。

最有意思的是，李泌居然还手执一柄拂尘，不知道一个靖安司的庶务官，为啥拿着这么一把道家法器。

李泌拂尘一抖，没做任何寒暄，直接开门见山：“接下来我要跟你说的，是朝廷的头等机密。你只有两个选择，为我做事，或者回去等死。”